

邹韬奋传

沈谦芳 著

邹韬奋





邹韬奋传

沈谦芳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邹韬奋传 / 沈谦芳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

ISBN 978-7-108-05572-9

I. ①邹… II. ①沈… III. ①邹韬奋 (1895~1944) —传记
IV. ①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9619 号

责任编辑 朱利国 马 琳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1.5

字 数 365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谨以此书纪念韬奋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目 录

一	童年暗淡 母爱殷深	1
二	艰难求学 砥砺品行	5
三	曲线就业 蓄势待发	29
四	艰苦创业 改造社会	58
五	狼烟频起 杜鹃啼血	99
六	矢志救国 书生谈兵	127
七	半路出家 走向革命	152
八	考察欧美 思想升华	184
九	奔走呼号 联合救亡	223
十	千古奇冤 救国有罪	261
十一	披肝沥胆 投身抗战	307
十二	山城雾锁 壮志难酬（上）	345
十三	山城雾锁 壮志难酬（下）	388
十四	转战香港 力倡民主	411
十五	光荣归宿 青史垂名	439
	邹韬奋年表	480
	主要参考书目	493
	再版后记	495

一 童年暗淡 母爱殷深

1895年11月5日（农历乙未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县一个日趋破落的封建大家庭，取名恩润，乳名荫书。“韬奋”是他后来办《生活周刊》时用的一个笔名。他曾这样解释：“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1]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从一定意义上说，寄托了邹韬奋的人生理念。



童年邹韬奋

邹韬奋祖籍江西省余江县沙塘村。祖父邹晓村，号舒宇，曾考中清廷拔贡，初以七品京官分发福建省候补知县。先后担任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府知府。他为人清廉，不置产业，家中常靠借钱度日，所写《借钱》一诗就说明了这种窘况。诗云：“自从出守剑津门，妙手空空上债台；一窘神仙都没法，牛郎也只借钱来。”^[2]

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排行十四。1900年，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前往福州，在福建省盐务局里做事，后候补浦城盐务局长。

[1] 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见邹嘉骊编《忆韬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2] 邹舒宇手抄本《梅花一笑馆诗存卷二》。

1915年前后迁居北京，在财政部印花税处任科长。他深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一面依此培养邹韬奋，一面则身体力行，筹办过一个大型纱厂。但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重重阻拦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命运多舛，结果不但办厂未成，反而欠了一身巨债。

母亲查氏，浙江海宁人，大家闺秀，通文墨，喜看小说讲故事，生有三男三女，邹韬奋是长子。

邹韬奋生长在国难殷深的多事时代。先是甲午惨败，再是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接下来又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邹韬奋的家道随着国难的加剧而衰落。他虽然出生在“做官”人家，但并未因此过上好日子。在他的记忆里，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有时家里竟至无米下锅，不得不靠领救济穷人的“仓米”来糊口。领“仓米”的事都由跟随母亲来的名叫妹仔的女仆去做。母亲抱着哭泣的二弟在家里焦急地等候。邹韬奋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光景，只诧异着母亲的脸色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1]

邹韬奋刚到六岁，父亲亲自为他“发蒙”，教读《三字经》。第一次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弄得他莫名其妙。他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要教好他，就得请一位“西席”老夫子。第一个请来的老夫子，除供膳宿外，每月只需四块大洋，但这四块大洋来之不易，是母亲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为着家计，母亲吃尽了辛苦，操透了心。邹韬奋七八岁时，二弟6岁，还有一个妹妹3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从外面收些女红来做，所以很忙。稍知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人事的邹韬奋，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常觉不安。

有一个夏天的深夜，邹韬奋忽然从梦中醒来，从帐里望见母亲独自一个人在灯下做鞋底，想到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他找了个借口，说太热睡不着，想起来坐一会儿。母亲同意了，让他坐在身边。邹韬奋眼巴巴地看着母亲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这时万籁俱静，母亲温馨的呼吸隐约可闻。邹韬奋暗自想着，为着他要穿鞋，累得母亲深夜工作不休，感到说不出的歉疚，但又感到能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脑子的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母亲到死也不知道这个儿子心里曾有过这样一段没有说出的想法。^[1]

随着年岁增长，邹韬奋读书日多。10岁时，读“孟子见梁惠王”。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到年底的时候，要清算邹韬奋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儿子背书，背不出，就用竹板打手心。邹韬奋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的母亲也唏嘘地哭着。母亲十二分地同情、心疼儿子，但为着儿子上进，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背完了半本“梁惠王”，被打右手掌肿得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把邹韬奋抱上床，轻轻盖上被子，并在他额头上吻了几吻，然后离去。

之后，邹韬奋又读《纲鉴》等书。当看到西晋的怀帝被后汉刘聪所虏，腆颜称臣，被逼着“青衣行酒”（即做斟酒的奴隶）后还是被杀时，“小小的心弦也被震动，感到莫名其妙的凄惨”。到1936年，邹韬奋还用这个国破家亡后、欲求奴隶之地位而不可得的“凄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90页。

惨”故事，来警告对日本侵略者惯于妥协退让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近十年的“牢狱式”的私塾学习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为邹韬奋以后从事文化事业打下了较好的国学基础。他读古书，受到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对祖国的历史、民族的特征已有所了解，培养了亲近感，还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他青年时期所写文章，多有子曰诗云，私塾教育的影响可见一斑。

但是，邹韬奋并不囿于古书，没有为古书所累。他勤于思索，时常将古书之义与现实生活相对照，独立做出判断。父亲的专断和高压使他觉得委屈和不称心，从而产生反抗封建大家族的心理。母亲集传统东方女性美德于一身，但她的“可爱的性格”、“努力的精神”、“能干的才具”，“都埋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不仅没有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而且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1]他从母亲身上看出了封建社会妇女的低下地位。日后，他力倡妇女解放，实在根源于对母亲的观察。

在暗淡的童年时光中，只有母爱是最温暖宝贵的。在童年记忆里，邹韬奋认为母亲是所见过的女子中“最美的一个”。母亲勤劳刻苦宽厚慈爱的风范，给他终生以深刻的影响。他是“推母爱以爱我民族和人群”的。^[2]

1907年农历五月，邹韬奋13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年仅29岁。他怎么也忘不了母亲临终的那一夜，“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的情景！

30年后，邹韬奋特意写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附在《经历》一书后面，通篇充满着由衷的眷恋和真挚的情感。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2] 1937年3月21日在苏州看守所题字。

二 艰难求学 砥砺品行

1908年农历九月，祖父在江西余江老家去世。11月，邹韬奋随父亲回余江奔丧，并扶前一年去世的母亲的灵柩同往，在老家住了4个月。邹韬奋在一生当中，只到余江老家去过一次。老家对他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他在以后的著述中没有任何记载。

1909年春，邹韬奋回到福州。原来的塾师另谋高就了，新的塾师还没有请到。于是，邹韬奋的学习就成了问题。恰在这时，孩子上了洋学堂的邻居来鼓动邹韬奋的父亲，说洋学堂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可以去上。这样，得到父亲的允许，邹韬奋和他的叔父邹国珂一同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时年15岁。

福州工业学校诞生于洋务运动中，在中国是较早的新学堂之一。该校学制6年，其中预科2年，本科4年，除开设有关的专业课程外，还开有英语和国文课。

邹韬奋初学英文时，颇感吃力。有些字母总是记不清，他就写在纸上，反复诵读，连续默写达十几次，直到牢固掌握。他精通英文之路，正是从此起步的。国文课教的是“经书”和唐诗。他喜欢读《左传》等书，也常阅读梁启超的文章。邹韬奋从家庭走到学校，视野大为开阔，接触到了许多新知识，其中梁启超的社会改良思想使他耳目一新，最终促使他把新闻记者定为终身志向。

邹韬奋对一些历史陈案产生了新的看法。有一次，六叔邹国

玖以《郭巨论》为题，命他作文。郭巨是晋朝人，据说他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因为家里太穷，不但不高兴，反而非常忧虑，担心供养儿子会减少母亲的食物。于是，他决定把儿子活埋，省下粮食给母亲吃。在他挖穴时，突然挖出一坛黄金，坛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12个字：“孝子郭巨，黄金一釜，以用赐汝。”后来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被列为宣扬封建孝道的“二十四孝”之一。邹韬奋在文章中对郭巨的残忍行为严加痛斥，以为郭巨竟毫无人性，影响所及，就会杀人媚君，贻害无穷，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封建纲常礼教的义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同盟会发动新军响应。福州光复后，邹韬奋异常兴奋，特约同学数人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他周游各省。4月20日到达福州。21日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兴船政以振海军。接着又到马尾船政局参观，一直到25日才离开福州。^[1]在这期间，邹韬奋初次见到孙中山，^[2]心中充满仰慕之情。1925年3月，邹韬奋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病逝的消息时，“不能自

[1]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5页。

[2] 关于邹韬奋何时见到孙中山，许多论著都写到，1911年12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南京筹建临时政府，路过福州时，邹韬奋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实际上，当时孙中山并未到福州，邹韬奋也就无从见到他了。俞润生在其所著《邹韬奋传》第36页提到了这个问题，认为邹韬奋见到孙中山可能是1924年4月，而不是1911年底，但他只从《孙中山年谱》中发现了问题，而没有从邹韬奋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找到证据。他只得再写上一句：“因缺乏充足的资料证明，姑且存疑于此。”其实，证据是有的。1929年6月16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我们要想到》，文章明确写道：“我记得我初次看见孙中山先生系在民国元年，当时他刚辞临时总统职，周游各省，到福州时，该处官民欢迎甚盛，我当时才十几岁的一个小把戏，凑巧也在该处，杂在道旁人群中瞻望着。”他还详细描述了孙中山的音容笑貌，以及围观同胞们的关于“真命天子”的议论（邹韬奋：《韬奋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主地为之震掉下泪”。后来，他主编《生活周刊》时，编写过许多介绍孙中山生平及其革命思想、革命活动的文章。

1912年秋，18岁的邹韬奋在福州工业学校肄业。父亲从“实业救国”思想出发，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下院（附小）读书，想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工程师。邹韬奋到校时，同学们上课月余，适逢四年级中有一缺额，乃为插班生。

当时的南洋公学以工科见长，颇负盛名，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该校大、中、小学齐全，并且由下院毕业可直接升中院（附中），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大学），上院毕业成绩优异者可直接资送出洋，就学于各国大学。所以一跨进附小，就好像是准备做工程师似的。

邹韬奋1913年升中院，1917年升上院电机工程科，1919年9月考入圣约翰大学，在南洋公学共学习了8年时间。

但是，“做工程师”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邹韬奋自己对“工程师”的概念则模糊不清，也不知道什么是“实业救国”，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薪俸很高，所以父亲叫他准备“做工程师”，他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

邹韬奋很快发现自己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对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极不感兴趣，正如他后来回忆说：“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1]他小学毕业时，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然最高，在总分上占着便宜。升入中院后，师友们都把他看成成绩优异的学生。为虚荣心所驱动，他勉为其难，什么代数、几何，都拼命用功地学，考的成绩居然都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由此，他得出这样认识：一个人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在学校成绩好、名次高，都靠不住，关键要看他对于所学东西是否真正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敏感。

邹韬奋最喜欢的课程是国文和历史。南洋公学是工科学校，注重工科，但邹韬奋就读时的校长唐慰芝，^[1]积极提倡研究国文，形成了风气。大家都很重视这个科目，“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充数其间，对于教材及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2]

邹韬奋对课外阅读有着浓厚的兴趣。《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唐宋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他都看过。其中最喜欢的得暇就看，爱不释手。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也读得津津有味。另外，还有所谓《三名臣书牍》，他也有很深的兴趣。由于兴味盎然，他注意力集中，所读东西记得住，用得活。后来当他拿起笔写作时，一些句子或典故便会突然在脑海中出现，又像是千军万马奔赴而来，听从调遣。

邹韬奋下苦功夫练习作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14年7月苏州振新书社版《南洋公学新国文》收录邹韬奋小学最后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所写作文7篇。第一篇《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是邹韬奋最早的正式出版或发表的文字。教师下的评语是：“文事轩爽，能见其大。后路尤足为有为者痛下一针砭。”《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大海不渡而还论》，教师下的评语是：“笔力坚凝，语有根据，合作也。”《诸葛武侯谓我心如称论》，教师下的评语是：“心明如镜，笔快如刀。具此识力，加以读书之功，便当前无古人。”《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教师下的

[1] 唐文治（1865—1954），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家。

[2]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评语是：“笔意清超，能见其大，起处尤为得手。”其余3篇教师下的评语分别是：“文气疏宕，词义精辟。少年得此，的是隽才。”“刊落肤词，独标真谛，是文之极有心得者。”“庖丁解牛，如土委地，所谓技进于道也。向见作者听讲，端容默坐，异于常人。阅此文，知其修养有得，喜极喜极！”^[1]这些作文融汇中外，见解精辟，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和说服力。文如其人，从评语来看，教师不仅对他的作文称道有加，而且对他的人品修养甚是赏识，并寄予厚望。

1917年10月上海苏新书社、苏州振新书社版《南洋公学国文成绩》二集各卷收录邹韬奋在中院时的作文12篇，同样受到教师的高度赏识。

从1915年开始，邹韬奋开始有意识地向报刊投稿。

据邹韬奋自己回忆，最先以“谷僧”为笔名，向《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但是，在1915年的《申报·自由谈》上，找不到署名“谷僧”的文章。实际上，他1937年在狱中作《经历》时，把时间记错了。他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不是1915年，而是1919年。在1919年的《申报·自由谈》上，共有12篇署名“谷僧”的知识性、趣闻性的短篇文字。

1915年，邹韬奋只发表了3篇文章。这3篇文章均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中院二年生邹恩润”^[2]署名，发表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上。第一篇题为《不求轩困勉录——交友四德》，认为交友要讲四德：敬爱、虚心、不蓄私、不嫉妒。第二篇是校医俞凤宾博士的演讲录，邹韬奋加按语曰“自来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德育、智育、体育“三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2] 自1907年始，南洋公学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人们习惯上还称南洋公学。

育并重，无所轩桎”。第三篇题为《强毅与刚愎》，阐发曾文正（曾国藩）的有关论述，指出：“强毅志士，则进德修业，日进无疆，个人文章事业以成，而国家亦利赖也。刚愎小人之结果，则适得其反。”^[1]随后，邹韬奋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学习方法、人生修养、体育卫生等方面的文章。

通过刻苦练习，对于“写的技术”和“写的内容”，邹韬奋都已有所领会了。但他并不以此自矜。他知书达礼，知恩图报，富有人情味。他念念不忘的是两位恩师的指导。一位是小学四年级（他所上的班级）的主任教员沈永癯先生，一位是中学初年级的国文教员朱叔子先生。

沈永癯先生为邹韬奋走上写作之路铺下了第一块路石。1916年5月，邹韬奋撰《我小学时代之追述》（刊载于1917年4月26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2卷1期），特意写道：“沈师永癯为吾级主任，授国文和历史。先生讲授能引人入胜，如随侍先生游名山大川而毫无烦苦。”“余侍先生左右岁仅一年，自问自结发读书以来，受教之乐，无有逾于此时。”过了20年，1936年10月，邹韬奋以《永不能忘的先生》为题，作文缅怀已去世多年的沈先生。文中说“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沈永癯在批改作文时加入竞赛方法，“每星期都受着推动一次，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2]随后，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3页。

邹韬奋编辑《经历》一书时，收录此文，且置第一篇，由此可以看出邹韬奋对恩师沈永癯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朱叔子先生则为邹韬奋走上写作之路加油充气。邹韬奋是这样描述朱叔子的：“他一口的太仓话，上海人听来已怪有趣，而他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地显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的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上作文课时，“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的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的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时的同样的拼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句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邹韬奋认为“像他那样改国文，学的人才易有进步。朱先生的长处就在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1]

邹韬奋从两位恩师那里得到的“写作的要诀”，一生受用无穷。《南洋公学新国文》和《南洋公学国文成绩》收录的邹韬奋的作文批语皆由这两位恩师所写。日后，邹韬奋借诸书刊，浓墨重笔地赞颂、缅怀恩师，也可算作是对两位恩师的一种回报吧。

在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也很老，对于英文也很重视。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邹韬奋认为“在国际交通日密，学术国际化时代，我们要研究学问，学习一两种外国文以作为研究学问的工具，在事实上是很有必要的”。他为了“作研究学问的工具”而学外语，与为了出国，为了成为发达国家的绿卡公民而学外语有着根本的不同。

邹韬奋悉心学习，着重培养听的能力与看的能力。他上的不是专门的外语学校，所学也不是外语专业。从1909年福州工业学校算起，到1921年圣约翰大学毕业，学习英文的时间不过十一二年，然而他已能娴熟地运用这一工具了。他听说自如，阅读畅达，文章融汇中外，并常有译作发表。1920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两封信和一篇“意见”，所讨论的就是翻译问题。

邹韬奋英文方面的长进，既得益于自身的刻苦努力，同时也得益于南洋公学注重素质提高和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邹韬奋从不忘记老师。英文方面，他“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两位教师”。一位是黄添福，生长在美国，英语流利畅达，口音正确，上课时没有一刻不在让学生练习听的能力和看的能力。他就是邹韬奋后来翻译的《一个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那本书的主人公。另一位是徐守良。他是当时的中院主任，曾经在美国研究经济学，英文功底很好。为了克服“中国式的英文”的毛病，他要求学生在学习写作时千万不要用自己从来没有听过或读过的字句。邹韬奋在《经历》一书中写道：“黄先生使我们听得懂听得快，看得懂看得快，偏重在意义方面的收获；徐先生使我们注意成语的运用，对于阅读的能力当然也有很大的裨益，尤其偏重在写作能力的收获。”^[1]

像对待国文恩师一样，邹韬奋对英文恩师也充满着感激和深

[1] 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